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薦詔予清銜 風暖草熏春來行館

話說關隴回子，自去年大受懲創以後，善良者自然回籍，重謀生業。就中單身的，也受地方官安插，洗心滌慮，去作良民。祇有一班狡黠的酋豪，或逃亡在外，復出為非；或雖受招安，家業已蕩，便糾合亡命，就近作個強盜。擄掠鄉民個畜，搶劫過往行旅。地方官祇怕多事，隱忍不報。這回子嘯聚得多，去年逆倭據了廣州，回子得信，因又跳樑起來。想并州富足，又是春和時候，這番真個要由草地竄入雲州等處。雁門關總兵於正月三十得了確信，是夜子正三刻，五百里加緊稟報前來。因此經略請荷生計議，荷生道：「這番不比前次，祇要以防為勦。前次彼已破了潼關，故不能不痛加勦洗。今日彼尚在三關之外，祇迅速將關外各口隘嚴防，彼來則勦，彼去亦不必追。野無可掠，自然解散。然口外各隘，炮臺溝壘及瞭臺探卒，是緊要的。」

荷生一面說，經略一面點頭道是，隨說道：「這事祇好請先生督兵一行。」荷生辭道：「祇怕才力不及。」經略那裏肯依。又問起荷生納寵之期，荷生即以採秋的事相告。經略大喜，說道：「先生此行，公私兩得，須帶多少兵呢？」荷生道：「兵不在多，就左右翼中挑出千名，著顏副將、林總兵兩人管帶前往，便夠調遣。只此行卻要仗大人洪福，兩件事都能如願纔好。不然，五臺山近在咫尺，誓將披緇入山，不復問人間事矣。」說著，眼皮一紅。

經略笑道：「先生何必如此？回子餘孽，先生一出，馬到成功。至先生私事，怎樣辦怎樣得手，更屬無可疑慮。而且先生氣色大好，指日還有喜事，不過這兩天，便可得信哩。」荷生道：「晚生還有甚麼喜呢？」經略道：「這會且不必說破，我是從氣色上，看得十分準。」荷生祇得撻開，說用兵的事了。

是晚經略就留荷生小飲。一面檄召顏、林二將，於明日卯正三刻，帶領左右翼兵，赴教場挑選。一面差員提令箭，諭知糧臺辦餉，軍需局預備軍裝，俱限明日巳刻齊備。

次日卯正，荷生下了教場。到得辰正，已將一千名兵挑出。面諭顏、林二將，午刻給餉給裝，申刻管帶出城，十里駐紮，初四日辰初二刻長行。顏、林二將得令，自去行辦。

荷生回營，順路訪了癡珠，告知一切。癡珠笑道：「夫子有三軍之懼，」荷生不待說下，截住道：「你還說這些，人家百忙中，找你坐一會，你卻有工夫講頑話。我和你說，我到雁門，公事或者辦得了，祇我私事有些為難，倘是不諧，我便上五臺山出家了。我的詩文稿和柳巷園子，一起交給你，你替我收掌吧。」便噙著一眼眶的淚，向靴頁中取出一個折子，遞給癡珠。

癡珠接著，放在案上，說道：「你這話從何說起？我和你說，你再不要這般胡想，你從此是一派坦途。你想要跑一遭雁門，就出有這一件事，替你做个錦上添花，湊巧不湊巧呢？我這會正替你喜歡，你何苦說出這些話？倒是我和秋痕，不曉後來是怎樣變局！」荷生道：「你祇聽心印的話，和李太太商量，給了身價，是正經的事。至秋痕替你打算，都行不去，我勸你不要聽他。這數句就是我臨別贈言，你須記著。」便站起身，匆匆的走了。

回到營來，正待卸下冠服，簾外的人報道：「大人穿著公服過來。」荷生迎出，祇見跟班捧著折匣，經略笑吟吟的步上平臺，拉著荷生的手進入屋裏，即向荷生一揖，說道：「先生大喜！」荷生祇道是給他送行，便回一揖道：「全借大人平日的威德，此去或不辱命。」經略笑道：「喜事重重。」便向折匣中取出一本奏折來，遞給荷生。

荷生見上面硃批道：

覽奏均悉。這所保五品銜舉人韓彝，著授兵科給事中，即留營參贊軍務。欽此。

閱畢，將折子安在上面几上，九叩謝恩。便向經略行下禮去，道：「大人栽培。」經略趕忙還禮。荷生起來，說道：「仰荷天恩，不次拔用，只怕材不勝任，辜負大人一番盛意。」

經略掀鬚笑道：「我保舉總不錯，而且這折子上得也妙。我的折子，是十九到京。十八，謝小林侍御早有一折，密保了你。內閣於二十日奉著上諭，也行文來了。」說著，便走向几子，將折子展開，檢出一張紅單條，遞給荷生。

見上面寫的是：

兵科抄出，正月二十日，奉上諭：河南道御史謝嘉樹奏稱，五品銜舉人韓彝，學富韜鈴，材堪將帥。現為并州大營延理軍務。前年元夜，蒲關奏凱，悉伊運籌之力。與明祿年終密保折內，語悉相符。著即授兵部給事中，仍留本營參贊，該部知道。欽此。

瞧畢，說道：「幸是小林折子是先一日遞的。譬如小林折子後一日，大人折子先一日，倒象小林附聲氣了。」經略道：「這都是先生的福大！」又附耳道：「聽說秦王召見時，也曾保過先生。」荷生接著道：「如今求大人別這樣稱呼。論統屬，大人是個堂官；論保舉，大人是個恩師。」經略道：「好，好，我們兄弟稱呼吧。」坐一會，也就進去。

自此，荷生算是并州小欽差。遂趕緊備了謝恩的折，由經略代奏。經略即將此次，荷生督兵出關防勦情形，也一併奏明。次日卯刻拜發。

當下通省官員、本地鄉紳及營中幕友將校，賀喜者麁及至沓來。荷生有見有不見，直鬧到定更多天。剛欲歇息，又是癡珠來了，說道：「何如？班生此行，無異登仙。」說得荷生也笑了，執手數語而別。

次日，紫滄是卯正匹馬先走，四站趕作兩站。荷生為著經略暨文武官親送出城，到得未正，纔抵青龍鎮。是日大風，一隊騎馬行土嶺間，蜿蜒逼仄。兼之土無泉脈，僵峙枯立，經風簸揚，塵垢岔集。將至忻州界，風刮愈烈，飛土如雨。荷生轎中口占七古，是：

祖龍鞭石石未盡，破碎棄置西山涯。

生公說法不到晉，遂令千載成頑沙。

行人策馬頻來往，輪蹄誤聽風波響。

誰信元戎十丈旗，借作桃根兩枝槳。剛纔吟完，前行帥字旗轉出山坳。三聲炮響，忻州文武官接出界上。荷生不免下轎，酬應一番。

此時天色將黑。等得燈籠火炬一起點著，再走十餘里，已經八下多鐘。燈火中遙見遠遠一簇人馬，知是顏、林二將排隊迎接。望著帥旗到了，吹起角來。炮聲一響，搥鼓三通。

行館門前，奏著細樂。荷生的轎，軟步如飛，進行館去了。青萍傳出令箭安營。森嚴甲帳，燈火齊明；刁斗傳更，旌旗閃影。二更後，荷生自出營外，查了一回，頗覺整齊嚴肅。心中高興，便作了一詩，題在壁上云：

陌上何人賦草熏？無端祖帳感離群！

天連野戍生邊氣，風捲平沙作浪紋。

斷澗經年惟積雪，空山有用是生雲。

獨憐天下方多事，鴻雁中齊不忍聞！

第二日風定，卯正起馬，按隊上石嶺關。遙望忻州城郭，在高岡陂陀之際。繞鐵笄山下，行河灘沙石中，三十里外，路始平坦。春融冰釋，土脈上浮，途間往往水溢。

度田間阡陌，到了忻州城。人煙稠密，百貨畢會。帥旗一到，父老扶杖，婦孺聯裙，道旁頓如堵牆。州官迎入行館，打尖，尖後行平野中。時方東作，祇見扶犁叱犢者，於於而來，喁喁而視，正如一幅圖畫。那崞縣官員，又接來界上了。

第三日由金山鋪起馬。五里忻口，兩山盡處，鑿石為關。一夫當之，萬夫莫敵。遂沿滹沱河至紅崖灣，尖北賈鎮。不一時，過了崞縣。城在土嶺之巔，土多崩裂，城亦傾側不整。道途觀聽，自不及忻州熱鬧。

四下多鐘，到得行館。轎子剛進屏門，鈺鼓聲中，忽見紫滄行裝站在臺階上。荷生喜極，打著護手板，護轎營弁忙將轎扶下。紫滄搶迎過來，荷生趕著下轎道：「你怎的又轉回來？」紫滄正待答應，荷生瞥見上屋，有個艷妝侍兒出來，凝眸一視，卻是紅豆站在簾邊。

荷生這一喜，如陡見家裏的人一般，說不出話。連紫滄怎樣說也不聽見，祇拉紫滄向月臺上走來。纔上月臺，又聽得簾內環佩之聲，珊珊已到門側。更是心花怒開，向紅豆道：「你來接我麼？」紅豆打開簾子，笑道：「娘也來了。」

荷生早見采秋，倩影亭亭，臨風含笑。兩人執手，喜極而悲，各自盈盈淚下。半晌，荷生向紫滄道：「我不是做夢麼？」紫滄道：「坐下再說吧。」方纔坐下，青萍回道：「代州官員稟見。」采秋、紅豆退入裏間，紫滄也退出東廂。

荷生一起一起的接見。直至上燈，纔有空和采秋暢談。

看官聽著：人生富、貴、功、名，一字是少不得的。正月時，賈氏何等刁難！這回紫滄自省趕來，進城已是初三黃昏時候。竟不到家，先來見過采秋，將荷生的信遞給他瞧。先是雁門郡人心惶惶，訛言四起。鬧到初三下午，得著韓荷生帶兵出來信息，纔稍安靖。

這賈氏見時事如此，深悔前非。後聞荷生帶兵來了，又怕惹下禍事，早啞口無言，受藕齋抱怨。如今聽得荷生做了官，是個欽差，喜到十分，也就怕到十分，那追悔更不用說了。轉自己出來招認不是，祇求紫滄領采秋迎上一站來。

采秋道：「這卻不必。」紫滄道：「也好，此去崞縣，祇四十里地。知縣又是我舊東家，可以據實說給他預備。也免得荷生進城一遭，招搖耳目。且此事是經略知道的。」

原來到雁門關，是由代州陽明堡西行，不走郡治。打郡治北門二十里至雁門關，是個小路。荷生與紫滄打算，是到了崞縣，教顏、林二將帶兵先行。自己換車私往采秋家一探，即連夜出北門，趕到關上。不想賈氏，轉叫采秋接出來。

當下說明，賈氏、藕齋都在廂房伺候。紫滄領他夫婦出來叩見，荷生也還了一揖。前事不提，只面諭兩人：將采秋行裝收拾妥貼，等候班師。兩人答應退下。恰好上屋的席，是兩席滿漢，荷生便撤一席，賞給兩人去吃，自與采秋同坐一席。

採秋團圓起癡珠、秋痕景況，荷生略說一遍，因歎道：「你吃長齋，他也吃長齋。你如今開了葷，不知他何時纔開哩！」采秋也為悵然。

這一夕，崞縣十分討好，行館中徹夜燈燭輝煌。二更後，紫滄自在東廂安歇。兩人並枕，談著三十來天別緒。

轉瞬天明，營門外角聲，嗚嗚的吹個不止。荷生祇得起來，傳令顏、林二將先走，又見了幾起的客。因行館後進，有座望樓，便與采秋領著紅豆，登樓憑眺。遙見空際有白雲數片，諦視之，不動亦不滅。采秋指著道：「這就是雁門關山頭積雪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少刻便在這山外了！」說著，兩人淚眼相看一會，不語。

忽曉風吹來，涼如冰雪。采秋道：「口北地方冷，不比內地，你帶著大毛衣服沒有？」荷生道：「都有。」采秋又囑咐：「諸事留心保養，倘若要打仗，千萬不可輕敵；口外回部是不怕死的。」荷生道：「我知道。這回不用打仗，你放心。」瞥見塵沙起處，一簇軍馬如蟻行蜂擁，紅豆指著道：「兵出城了。」忽見青萍上來，口說：「轎馬伺候已齊。」荷生遂與采秋訂著班師之期。

兩人執手含淚，采秋嗚咽道：「我不便下去送你，就在這樓上望望吧。」又囑咐了青萍，路上好生伺候。又親自與荷生穿上大紅披風、廂金風帽。荷生祇得硬著心腸下樓。到了院子，回頭一望，見采秋淚眼凝睇。荷生也含著淚眼道：「你也回去吧！」采秋點頭。荷生出來前屋，囑紫滄三日後到關上來，就上轎走了。

采秋和紅豆在樓上，聽得城邊炮響，知荷生出城。便眼撐撐的，向著先前瞧見軍馬的地方望去。等了好一會，纔見帥旗過去，一頂四人抬的藍呢轎，前呼後擁，迢迢前去。到得轉過樹林，望不見了，歎一口氣，方扶著紅豆下樓，與他爹媽回家。正是：

楊柳依依，長亭話別。

駢駢征夫，邦家之傑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